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四

豫章

朱

健子强文著

弟

朱

徽子美文訂

二和門人何

介石公文較

治河篇

三代兩漢治河

昔者帝堯時洪水爲災帝咨四岳治水者僉薦鯀帝
試之九載績用弗成至帝舜受禪殛鯀而更謀善治
水者四岳又薦鯀之子伯禹諸舜于是進之司空俾

治水禹既受命乃握括符暨虞余度人徒以俾土俸
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履四時乘四載行山表木
斬高橋下定高山大川疏停導滯鍾水豐物身舂茨
以爲人先是時水之患河爲甚沛次之淮次之江漢
次之濁河所被冀兗重而雍輕次之所被明徐輕而
兗青冀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都故治水
之○悉○先○于○河○于○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南○至○于○華○陰
東○至○底○柱○及○盟○津○雒○汭○至○於○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
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灑○二○渠○以○引○其

河北載之高地過濟水至大陸構爲九河合爲逆河
以入海冀州旣又于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
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餘輦洛而入河
揚下于荆荆下于梁梁荆之水來自揚而人海故東
南次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次于揚
又西次于荆以放江淮江淮又南洪水定淪涉滌決
汝漢引南河以通淮泗排淮泗而注之源于是由荆
而北次于豫由豫而西次于梁由梁而北次于雍以
奠江河之上流櫛泉繁以反諸術濟臨濟以距諸川

汨九川以距諸海。九川滌原。九山封崇。九澤始陂。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始禹之治水。七年矣。傷功未就。愀然沉思。于是上觀于河。河精受畷。乃北見六子。獲玉璽之書。以從事。受黑書于臨洮。得綠字于濁水。乃駐江山。棲桐栢。受策得章律。在章鴻蒙之徒。制其水怪。乘龍降之。命范成光。郭哀御。以通原。開宛。委黃帝書。乃登醵。覆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于是復岳下龍門。受玉簡。以揆地。遂周行天下。主名山。州以利于民。自川理脈。土地所宜。風氣所生。畢究其政。草木企走。蜚

動、蟲、魚、俾、益、疏、之、以、爲、岳、瀆、山、海、二、經、當、是、時、也、陸、
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則、楸、居、外、三、十、年、
三、過、門、而、不、入、功、之、所、施、名、川、三、百、支、流、三、千、而、弗、
自、功、古、人、云、明、德、遠、矣、微、魚、焉、之、功、吾、其、魚、乎、其、功、之、
施、于、下、世、者、如、此、其、深、且、著、也、從、今、考、之、其、始、于、冀、
州、非、徒、以、帝、都、爲、先、也、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
必、先、施、功、于、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施、功、于、上、
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
夫、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惟、河、爲、大、水、患、

惟○河○爲○惡○河○始○入○于○雍○而○經○于○冀○則○冀○當○河○之○下○流○
而○兗○又○其○下○流○入○海○之○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兗○
則○䟽○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䟽○淮○之○下○流○也○自○揚○
而○荆○則○䟽○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
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未○免○
有○壅○塞○之○虞○于○是○自○荆○而○豫○以○濟○伊○洛○之○源○自○豫○而○
梁○以○潞○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濟○河○澗○之○源○此○所○謂○
決○九○川○距○海○而○水○之○太○者○有○所○歸○濬○漕○距○川○而○水○
之○小○者○有○所○泄○皆○順○其○自○然○之○性○而○不○與○水○爭○故○水○

由地中行而民免昏墊之害萬世䟽繫之智孰有外
是者哉至殷河數圮決至五遷都以避之不聞其存
所隄塞猶近循禹之跡故也迨周而封井分畫之制
詳○當○時○溝○洫○滄○川○起○自○田○祿○畿○疆○封○築○取○諸○農○隙○早
蓄○潦○泄○任○之○農○功○卒○然○有○急○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取○乎○力○征○故○土○不○隄○而○固○水○不○渠○而○灑○河○出○地○中○行
蓋○不○勞○而○定○也○亦○無○爲○事○河○矣○其○後○東○遷○靈○王○時○穀
洛○關○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古○之○長
民○者○不○墮○山○不○崇○穀○不○防○川○不○寶○澤○夫○山○土○之○聚○也

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䟽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塋，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洪，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湮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利達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

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物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䟽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波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道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燻。神無開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師象禹之功。度之于統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昨以天下。賜姓曰姁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昨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

豐民人也。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缺。以滑夫二川之神使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饗者嘗焉。佐鬪者傷焉。夫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妨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王不聽。卒壅之。數傳至定王五年。河南徙於礫。失禹之故道。自是諸侯各作隄防。壅遏百川。以自便利。甚或反加決灌。以隣爲壑。而河遂溢。溢滋爲患。宣沿及漢。興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都大興卒塞之。至武帝元光中。

河決匏子東南召牟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
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
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入多
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強
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
復塞也後二十餘年河務徙歲以數不登而梁楚之
地爲尤其上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乃
使郭昌汲仁發卒數萬人塞匏子河于是上以用事
萬里沙蹟遂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璽令群臣從官自

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都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國之竹以爲捷于是帝悼民之久勞哀傷大息而作歌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後元鼎間方事匈奴興功利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今水土準高下照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

之患天下常備何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其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宜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曲三所。水流之執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

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承
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憤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
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
界城郭所居尤卑下上壤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害者
以屯氏河道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憤口又
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
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憤口在清河東
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魏郡清河減損水
善禹非不愛民力以屯氏多有執故穿九河今所成難

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隸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共曲執復邪直只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筭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充豫入平

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廬室且四萬所都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疏關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縣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

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世爲光祿大夫秩
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
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
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
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
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
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
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
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

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太夫人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諭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筭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錄。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二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人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闢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執平夷旱則於絕水則爲

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
經。濟聖王興則出國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濟溢橫流。
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
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書
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
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
廷。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
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
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

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
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贖之哀帝初平當
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
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
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
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
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待詔買讓上議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決川無妨小水得入陂障旱

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止兇嗜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爲川者夫之使道善爲民者宜之使言蓋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
 雖非其正水尚有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
 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

且更起隄防以自衛。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澤
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阨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河
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都平岡。又爲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
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一激
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
此前世所必排也。今行上策。徒冀州之民。當水衝者。
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
堤。勢不能遠。有泛溢。期月自定。難者將日若如此。敗

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
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開伊閼析砥柱破碣石墮
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灑河十郡
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
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
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
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
故謂之上業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
田分殺水怒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

作之。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出。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涸澗上。激民。則病濕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黑填於加肥。故種禾麥。更爲杭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薪買石之費。歲數

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

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用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得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

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
滯○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斬○矣○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
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洧○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
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
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
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
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

通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言
無施行者迄于東漢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
決積久日月浸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
功不難宜修改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
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
熾盛緣堤壑廬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卽擁塞
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
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
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

故處皆在河中充豫百姓怨嘆以爲縣官恒與他役不先悉民時議者異論久而不決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則公家息雍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會有薦樂浪王景能理水者顯宗乃引見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謁者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

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積直截溝澗防遏衝要隄决
壅積十里立水門令更相潤注無潰漏之患景雖簡
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
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嗣是河入千乘
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故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於
禹功故自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澗伊汝嘗間溢爲敗
然不至大橫决如異時而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
矣。

古今圖書集成

卷十四

宋元治河

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
楊穀抵張秋以遇涓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
隄而爲赤河宋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
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還
隄以禦衝生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
地復罹水災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
州水漲壞中渾橋梁澶鄆亦言河決帝以河堤屢決
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時歲以爲常皆以

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瀘滑孟
濱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
而重水患也開寶中決澶淵被數州官吏不時上藝
祖聞震怒判州事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杜審
肇坐免詔緣黃河汴河清河御河州縣準舊制藝桑
棗外別課民樹榆柳爲河防澶州修河卒歲增賜錢
鞋勞焉已又詔開封等十有七府府各置河防官一
員佐使者行治河已河決濮陽又決陽武發諸州兵
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輸辭

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
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
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
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翰至
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七年
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
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
村泛漚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
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

視遠隄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遠堤不如分水勢自
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廂最爲隘狹如此二州之
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人王莽
河以通于海南人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
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通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
平均濟通舟運漑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
雨河久未塞帝憂之帝初密立學士張齊賢乘傳詣
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發卒治已乃塞詔長吏以
下及巡河使時行經庶勿致壞隄違者竊置于法真

宗大中祥符四年。棣河決。聶家口及空灣。球法
數十里。民舍多壞。乃徙城於商河。後興踰年。雖扞設
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墻地益削。河勢高。民屋
殆踰丈矣。民苦久役。終憂水患。著作佐郎李垂上
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畧。曰。兩漢而下。言水利者
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
而北。且河壞漚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
利哉。漢武捨太在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溢充泛
齊。流患中土。使河朝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

其間○今天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海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機○僅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廷臣議其煩費○遊寢時○黃河以時漲落○北人舉物候爲之名○立春後○東風解凍○並河人候水○寸夏秋爲一尺○謂之信水○二三月○莩始華○水長謂之莩華○水春末○燕青華○謂之莩華○水四月○麥黃水○五月○瓜夏水○朔野水○堅盛夏消○驛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碧腥○謂之碧山水○七月○豆華水○八月○菽苗水○

九月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故道謂之復槽水十
一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蹶凌水其非時
暴漲謂之客水有司歲虞河決常以孟秋預調菱蘆
捷板竹石菱索竹索待塞治謂之春料稍交相重雜
以土石貫以巨竹外鋪菱索卷而束之積置卑薄之
處謂之埽岸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蹙水勢護堤焉仁
宗時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參政蔡齊曰
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所趨導之可無漉滑潰壅之
患而具博諸州得在河之南於國便但當理堤護魏

州而已從之已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
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壠故道以殺其勢丞相富
弼主其畫下廷議學士歐陽修上議曰臣聞河本泥
沙無不淤之理而淤澱之執常先下流下流於高水
行不快必自上流低下處而決此其常也夫避高就
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淤之道復之實難天禧中河
出京東水行今所謂故道者水道淤塞乃決滑州天
臺葦寨之復故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已又決王楚
埽與故道分流而故道益淤已又於橫壠大決是決

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又○必○決○由○故○
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後○十○餘○年○橫○壩○之○水○又○自○下○
流○先○淤○於○上○流○商○胡○口○而○決○矣○臣○聞○智○者○之○於○事○有○
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
猶○勝○於○害○多○而○利○少○也○况○有○害○而○無○利○乎○開○六○塔○者○
言○六○塔○既○開○河○執○自○虛○今○六○塔○開○而○恩○冀○之○患○正○苦○
危○急○則○減○水○之○利○虛○矣○可○知○又○言○六○塔○既○成○可○以○全○
回○大○河○夫○六○塔○本○分○減○之○水○下○流○無○歸○也○爲○瀕○河○德○
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之○則○害○當○如○何○况○開○六○塔○

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大於塞商胡數倍。公私困弊不可勝計。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濱河數州素稱富饒。爲河北財用所仰者。咸被其害。破壞田產。坐見貧虛。不過數年。且復他決。其爲有害無利也。必矣。惟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所謂害之少者。是智者之所擇也。章再上不省。已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不能容。是歲大決。崩八夫。漂芻藁無筭。而仲目流英州。自是議者憚歎大。不敢論回河事矣。熙寧初。河溢恩州。都水監臣宋昌

言內侍程昉獻議言自慶曆中商胡北流二十有餘年矣自漘淵而下州軍創堤千餘里公私勞費今又衝襄疆願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而徙舉河渠王亞等言黃河御河迤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滄州等八砦直入海近海口愈深則於邊海戍力殆天之所以限契丹也議者欲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觀黃河在界河內北流之利耳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內侍省都知張茂則乘傳往相度而光等還對請如昌言築於二股西置上約捍水令東流俟東流深

卽塞北流。放御河。胡盧河。獨下。以紆恩冀。深瀛。以西
之患。北流者。本商胡。決河自魏州。北至恩冀。入於海。
東流者。二股。河自魏州。東至德滄。入於海者也。時議
者多異。帝意主昌言。會故相韓魏公琦。留守大名。具
疏言。今歲兵夫數少。而全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恐深
進馬頭之間。勢欲奪大河而行。緣二股及嫩。難舊。闊
千一百步。今截去八百步。有餘。東大河於二百餘步
之間。下流既虛。蹙過湍怒。其衝決必矣。恐自德至滄
皆二股。下流既無。定防必侵民田。儻令河門束狹。上

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人又恐
深州所創生堤東則大河西則西山諸水腹背交注
兩難捍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外官詳度帝復命
光與茂則往而光等言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
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塞宜減折
二十步令近後仍作埽裏護之其滄德界有古堤議
葺治卽不至侵田且二股本欲疏河水東去生堤本
欲捍河水東來相表裏不可廢也帝終以琦說爲疑
而王安石主程昉言堅不可奪已二股河通行而北

流稍自開水官張鞏請塞北流詔光茂則復往視光
入辭言鞏欲閉北流恐勞費幸而可塞東流淺狹隄
防未全必且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君德等
州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北流漸淺新得備
已乃塞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孰重光曰兩地
皆王民無輕重帝曰若河水常分流功當何時成光
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三流下鞏
等不見成功于國家亦無深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
東山故害大分則小矣帝曰防捍兩河供億難光曰

併爲二則勞費倍分。二流則勞費省。今減北流財力之半，備東流，不亦可乎？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塞。安石以光議屢不合意，沮議罷不遣。獨遣茂則行，遂閉北流。嘗詔獎昉、華等，而河乃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溢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之境。又明年決館陶、永濟、清陽已。又溢漕村、衛州。將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爲一，帝憂之。數遣使經度，而主者護短，言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湮者僅三十餘里，可塞也。卒塞之，而河溢大名。

帝語執政言京東河北民調發良苦今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其利害何較但聽其所趨則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滂久復澱塞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之溝鹵成膏沃可耕庸非利乎况調夫已絀於往誠葺理則河歲夫愈減矣於是聽選人李公議者獻鐵龍瓜揚泥法以濬河而用輒不効帝謂安石曰歐陽修言開河如放火河決爲失火爲害等而勞民盍已諸安石曰勞民以道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也庸

何傷於是真部員外郎范子淵阿安石意言河必可
治乃命子淵尸其事公義爲之屬而是秋河溢壞民
田特甚詔都水監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程昉以憂
死又明年河大決澶州河益南東滙於梁山張澤樂
分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灌
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遣使者捋築而塞詔
名曹村口曰靈平已小吳埽復決自澶淵入御河恩
州危用李立之言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捍之而是
歲河溢內黃埽決鄭州原武埽又溢滄州南皮清池

決水靜軍阜城埽震平下危甚乃決大吳埽堤以紓
難於是舉治河司言洛口廣武埽河塌岸敗侵斗門
萬有一入汴且爲都成憂詔速護迄歲終乃定七年
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大名北京帥臣王拱辰言河
水暴至數十萬生靈皆號呼求救而錢穀稟轉運常
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片物料兵卒遠屬都
水監卽倉卒何施詔聽越常制膠所給不及者移用
違者聽劾治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開北流
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令北去帝

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中官程昉水官范子淵故爲
安石使率以不治元祐初霖雨溢河北諸郡而回河
東流之議復起自大臣文彥博呂大防皆去之中書
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
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執力過先帝也右相
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
今聖意有所向爲天下先矣羣下競趨如川崖山摧
非一人一言可回挽乞寢前命下三省樞密院集議
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失中國之險爲契丹

刑純仁王存胡宗愈言誠河可回東而北流遂斷卽
勞費何惜○今水官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於萬一
以冀功又深求免責將何以責成○今公私財力俱困
奈何起數千萬繁費○固不可必成之功乎○且契丹御
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年通好如一日○險曷
故焉○御失其道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
未見其能有阻也○况今河流未必果過界而北乎○明
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以進命需後而尚書省守
前議下使者條對於是相視使者苞苴祿等具對言

臣等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於海口熟觀形勢而緣河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間闊百五十步至五六十步深丈有五尺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闊至五百四十步次者亦三四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淺乃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卽入地自深自元豐元年河出大吳入界河行勢如傾建今八年衝刷兩岸日漸深廣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元年之水泛溢非常而大吳上數百里終無決溢則界河乃河流歸納之處必然之勢也塘濼

雖有限遠之名而無其實淺可蹇衰以涉深可維舟
而濟冬寒水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商朝之決久已
填淤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爲大憂自回河之議起
首以此動須聖聽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
去今入海漸迅界河益深當何所慮乎稽令有此則
中國實據上流契丹豈容無慮自古朝那蕭關雲中
朔方太原右北平之間皆南北往來之途豈嘗以塘
濬界河爲之限也臣等竊伏爲本朝以來未有大河
安流合禹迹如此之利者且河遇灘湯流行遲淺則

有於壅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獨有州除無由淤積
便之大者也乃罷回流及修減水河議未幾冀州南
宮等五埽危急都水監言大河千里未見歸料欲爲
經久之計宜循二股之策時吳安持李偉復力主東
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循地中無可回之理上
河議一篇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尋以旱
暵詔權罷修河蘇轍適使契丹還言河北之民聞詔
權呼宜先罷修河司及吳安持李偉都水建差遣正
其罪六年乃竄責李偉明年以吏部郎中趙儻代之

傳素與安持等議不協至是三省一作北流軟堰備

上言曰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首互進其說或見近
忌遠微倖盜功或取此舍彼講宸昧型遂使大利不
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殺枉費豈勝窮
哉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
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
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
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
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

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患，是皆見近忘遠，微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之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竊恐其在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北二流可乎？已而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既漲，浪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關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懷東郡淳梁監察御史郭知章請閉北流，乞下都水

監相度于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卽建言塞桑村以
開清豐口以東鷄灰河分殺水勢以護東流之平呂
大防以其與己意合向之范純仁復爲右相與蘇轍
力以爲不可是歲紹聖元年也轉運使趙卨深不以
爲然提刑上官均助之僞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
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
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大塔商胡
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
歸制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官再

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
今欲彌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
也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
慮河下流已溼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
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隄爲患竊謂宜因
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
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
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
止定其戒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

無害知章復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退近日
遣使按視遂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
望專委之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
講議累年先帝嘆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
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保用漢人之論俟其
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出大略以前敕非是振
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涼河北五百
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僱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
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

大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
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
於澗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
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
不應九年爲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禁山水
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
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
權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廣武瑋危急詔王
宗望亟往救護旣塞河畢工因上書言自元豐潰決

而東北西流利害甚鉅頻年紛爭國論靡適比奉詔
自闕村至拷棧堤諸河門並閉而築金甃七十里盡
障北流使河全東又自闕村下至海補築新舊隄防
疏濬淺淤雖盛夏水漲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述用
彰聖明獨斷之哲詔第部役等官功次以聞時東流
隄防未固瀕河多被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
僧舍以棲詔諭還本土就賑而安特復言請開濬州
故河以殺漲水於是商英又疏言今年開北河都水
監長貳交章稱賀請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

宏修緝堤埽防將來壅決而已近聞安持宗望等部
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候漲落相度施「前來漲水
及今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數年豈得不見
更候漲落則是狡兔之穴自爲潛身之計悠悠之談
非公心爲國也乞詔前後水官及前後本道監司經
河事之人詣都堂反覆詰難取至當議定歸一庶免
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是歲河決內黃口全北流
詔州縣其力救護隄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
鄭佑李偉罪授遠方明先帝聽北流之志詔曰可建

中靖國元年春尚書嘗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全河
湯流今已淤高三四尺空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
覲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爲
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
本朝而尚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
于近世臣不敢遠引祇於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
乃講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
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
齒植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遇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

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蓋防備。備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逶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坊。約欄水勢。使不至大段湧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堤防。乃爲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束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若

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爲抑
亦自高注下湍流奔衝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
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政和四
年都水使孟昌齡獻導河議言河自大伾山東而來
直大伾山之西回而南復折北則又直大伾山之東
會不十餘里而地形水勢束迫相直若引使穿大伾
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適合於下流因三山爲趾繫浮
梁歲省費可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憂詔置提
舉司董其事而巨深成詔自居山大伾山浮橋屬濟

川者賜名天成橋自太伾山至汝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已改名聖功製橋銘磨崖刻之而蔡京建閣于三山橋名曰纘禹纘文之閣門曰銘功之門已又以河清稱賀然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而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若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濼至于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取其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泊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而父子相繼領職聚歛

金帛交結權要超附名位所辟官吏皆計金敘績富
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廷分爵賞每興一役乾
沒無數至靖康雖罷黜而國已南矣史臣曰黃河自
昔爲中國患大矣探厥本原則博望之說猶爲未也
其源實始于吐番朶甘思西鄙曰星宿海其四山中
有水百泓匯而爲海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自此流
東出曰赤賓河合諸水而流漸大爲九度河其水猶
清淺可涉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合納憐河所謂細
黃河也水流已濶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

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抵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東勝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二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巖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太伾嘗兩經泛濫尋以疏治復禹蹟不遠而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

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况宋人無意于幽燕而區區以一河以爲虜限烏足道哉元時河決屢告輒加隄塞至大德初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善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水視田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德舊濱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疆遏之上決下潰功

不可成。探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
泛濫。歸德、徐、邳之民，在所使避其衝突，被害。凡戶量
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
救患之良策也。滿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
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川盡化魚鱉之區。塞
之，便帝復從之。是後滿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
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後至正初，河決白茅
金堤等處。瀕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
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

甚重省臣以問朝廷惠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
治河方畧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
功論及河決卽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
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
必當治先是魯嘗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
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
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二議疏塞
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數倍至是復以
二策對脫脫聽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於

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賈魯行視河議其疏
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
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
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日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
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
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日汝謂民將反邪自
辰至酉論辯終莫決明日執政謂遵日修河之役承
相意已定且有人在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
遵日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

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克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七十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岡谷只口等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杜元二百八十有奇興功凡五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招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言馬遷班固記濟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效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賢吏蹟作至河防記畧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

三者其焉。驪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䟽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濟。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䟽濟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向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滯。慮夫壅生潰。滯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俾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剗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堤。

有截河堤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活埽一也
 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
 卷牽制難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棧
 用粗之方空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
 已成川歸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
 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
 濼也又魯嘗有言水丁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
 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
 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抑水水漬

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亾者。實基於上下因循。徂于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與。

古今治平畧

卷十四

卷十四

是殺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國朝治河

國朝 洪武中河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
行至項城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而全入于淮故
道遂淤自是至 永樂歲爲決徙修築隄民用困弊
至九年決益甚特議濬黃河故道工部侍郎張信言
祥符縣中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空可濬大發卒
濬之而主事藺芳言今于中濬分導河流使復故道
誠萬世利然新築護岸埽座用蒲絙泥草難堅久宐
編大本成固若欄罔然置之水以椿木錠其中實以

五脚而橫木貫于椿表牽築隄上便從之河以分復從故道 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於海又決築陽東過開封之西歷睢陽自亳入於淮 景泰中決張秋治久無功 遣都御史徐有貞治之有貞行汶濟踰嶺及沁循河道濮范往來相度者久之上疏言臣聞治水有三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卽夷水執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疏而水益橫流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故隄潰渠淤滂溢旱涸此漕途之所由阻也今

欲驟堰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請先疏其水水勢
平乃治決決止多方建閘壩以時節宜無溢涸而後
河可得而安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爲患
顧開之令爲患耶上遣中使卽問有貞出二壑一
竅五竅者各一均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濶於是
使者曉然知疏策之爲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
貞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
濮陽濶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沿李準至
蓮花池大瀦潭乃踰范蠡濶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

淵接河沁矣。有貞曰：河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趨於平。既成，賜渠名廣濟，閘名通源。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灣截流，欄水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曰合土木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於東，冒龍灣，魏灣，閘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云：當是時，蠲瀕河民牧馬庸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又事不中制，役以有成。至弘治中，河決原武，支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

口、湯、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衛、通、河、而、奔、放、於、海、
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
瀉、湯、四、出、不、可、禁、議、者、至、請、遷、河、南、行、省、避、其、害、布、
政、使、徐、恪、持、不、可、而、止、命、戶、侍、郎、白、昂、往、治、之、昂、
舉、兵、部、郎、婁、性、往、協、治、乃、築、陽、武、長、隄、防、長、秋、中、牟、
之、決、以、入、淮、濟、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
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濟、令、深、廣、又、疏、月、河、十、餘、
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淮、汴、入、睢、雎、入、
泗、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

正道恐卒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
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
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蓋東北分治而主疏七年河
復決金龍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蓋東自臨清流
幾絕畢注於張秋當是時議者洵洵謂河不可復空
復沿海避而朝議弗是也命太監李興平江伯
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闊
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
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

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濟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管淤河由陳留至歸德灑爲二一由宿遷一由亳渦會於淮於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綱縣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婦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旣塞繚以石堤隱如長虹輔以混柱森如列星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漕

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
千斤有奇竹木新芻不可計於是張秋之決始塞
賜名安平鎮而是時丘學士濬著論言周以前河之
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
以後迄於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
以隨之卹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
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
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
二瀆而爲一也曰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

郡之害况今淮海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
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積有滯如鉅野梁山等處
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
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
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
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博濟之境則河決不可
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
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
由西迄東歷睢陽亳穎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

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與，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必未成而坐成困蹙。然則爲今之計，奈何？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導河，旣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廻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

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涉之費而忘其所損
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夫難就之功損民力於無用
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惶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
有以取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
其自然而不治之爲愈也愚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
不同前代止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止欲除其害
今則兼資其用矣烏可置之度外不講究其利害哉
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
殺則上面之水漸淺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益

信賈讓上中二策爲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濫爲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木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却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遇遂使平原滙爲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爲波浪魚鱉之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舊然，不惜棄地，不愛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毋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空之

惟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東溢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制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漸

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夫自開封以南至於鳳陽膏腴之地。歲爲河淤沒。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遙東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者田多不過數萬頃。又皆濱海斥鹵之地。比較利害孰爲多少。宜有以權此矣。學士張元貞亦言。今黃河以北多存舊身。若因開爲數支以達平原。抵直沽卽可引以灌溉。而殺其直奔安平之勢。然雨水未作。河流細小。卽引溉固無從也。正德中胡尚書世寧言。今河自徑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徑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

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毫、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
自、歸、德、宿、虹、出、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
出、陽、谷、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場、坊、一、自、熊、封、出、
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
之、北、溜、濬、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匯、于、淮、今、且、淤、塞、
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
州、洪、爲、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淤、漸、
成、堙、塞、然、壅、淤、積、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其、禍、猶、小、
決、而、東、北、禍、不、可、言、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

也其陽谷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榮澤聞孫家渡決矣空常濬之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空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湧流久而北徙欲修武城以南廢堤至於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于運道止塞沛縣以三十餘里而不能遽開者以夏秋水溢流沙半壅控沙水中爲力甚難沙隨水積豈能成功今莫若于昭陽湖左睽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

口闕五六八以通二舟之交冬月水結船止更加濬
濶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不得已而思其次妨濶國
初漕運在淮達河由陽武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入
船轉運至京又開沁入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道
閱六十里通衛近年始淤是河流因沁可以達衛也
宜遣官踏視或紅荆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
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此亦一計也且黃河距衛河不
遠空可濬使通而嘉靖初議者欲引河自蘭注宿
遷殺其勢詹事霍縉與少詹事方獻夫私憂之以爲

水溢徐沛猶有徐呂二洪爲東捍而東北諸山連亘如列垣卽爲患猶有所抵極若引而注宿遷則屬陽歸德皆平地孰不可復禁禦不若先疏通河沿昭陽湖畔築長堤張水門以蓄洩卽運道無阻也以問山東僉事江良材而良材具爲言通河於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於海今衛河自衛輝汲至隔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於雍冀齊魯之郊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

宋熙寧而河遂南。宇內全氣因遂遷轉。唐無幽燕六
朝南宋偏安江左。而胡元遂統天下。亦氣幾使然也。
我成祖皇帝定鼎神京。宇內全氣又自南而
北。張秋之決。殆天意。今莫若於河陰原武懷孟之間
審視地勢。導河使人衛。以達於臨清天津。不惟徐沛
之患可息。而京師形勝所壯。百倍此。其爲便者一。
元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至其門入於衛。達
京師。今一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由江入淮。漸流至
於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

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爲便者二。又河西沃壤，若
得人力盡闢而耕之，三邊軍餉可不漕而裕，而自臨
清以北至京師，修其溝洫，擇良有司而任之，不惟
可備旱潦，兼可捍戎馬。而河南北直隸郡縣轉贏瘠
爲富強，夫水流行於地，猶血流行於人身也。血在人
身，調理中節，其潤吾之毛髮，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
或調理乖方，注於下爲痔漏，焦於上爲髮膚燥稿，而
身爲之厄。今黃河自西域來，萬里注徐沛而橫放，猶
血注於下而痔漏也。今疏之達衛，猶上運於支體，沿

河州郡疏爲溝洫。旱灌潦泄。以興民利。猶血澤於皮膚。又自陝西沿邊修秦漢故迹。築爲邊牆堰。爲陂瀦。外捍衛而內灌溉。殺徐沛上流之勢。又功及全陝。猶血運於頭顱。而毛髮亦潤也。此其爲利者三。韜大然。其畫具疏上。而黃侍郎縮方起。召道經豐徐。見河災。敗漕甚。則既言。臣嘗考堪輿家言。兩山相夾。中必有水。兩水夾流。中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之水。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之水。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窪。水必繇焉。所謂水繇地中行是。

也。禹疏治河而八百年無患，水得其道而已矣。戰國開阡陌，廢溝洫，而平陸之土漸不可田，不免作渠以灌田。鑿河以通漕，作渠者必引水自高阜，方能跨原陸，以成其利。通漕者必從旁穿決，方能灌河渠，以足其用。况砥柱而下，多衝擊，兩岸而行，岸善崩而淤，泥下積，河流上高，於是爲隄防以障之。今洛陽河隄，即高於汴城，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今豐沛於淮陰，雨連旬千里，爲沼室，廬穀土皆爲洪波。國家戕襟之地，至於此極，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而疏治之，非順其性。

不可夫川澗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
以順其性必於兗冀間卽中條北條交合之處尋自
然兩高中下之形浚使北流由直沽入海庶水由地
中行可永免河下諸路生民墊溺之患每歲河防夫
役之苦雖不求禹跡而固禹之迹也智之大者也若
泛聽典籍人言必求禹迹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而
禹迹終不可得矣或謂黃河雖爲豐沛患亦爲漕利
不知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於河南甯馬腸樊村
安山諸湖但封浚泉源修築堤岸疏湖中積沙以深

黃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釣兒口北至安山固古所謂巨野宋所謂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湖水低甚改漕河經焉可免濟寧高原淺徙之艱則漕亦何賴於河哉下部詳議而河道總督盛應期言空于昭陽湖左別開新河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履議從之乃集夫役分標開鑿已而言者嘖嘖謂其功必不可成徒糜財勞民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河之議遂寢其後都御史劉天和議以爲河水來則激

朕至必衝決退乃填淤引河而漕議者比之引根
以除內寇誠切喻也故先朝名臣經理河道寧其楮
沒不敢引河且于河岸築堤捲埽歲費以數萬計誠
防河北徙故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涸漚水諸湖以
淤而決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國計所係當圖萬全
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耳蓋勞費正等而限以斗門
勞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于節制
之爲萬全也事須後益嘉靖初河決魚臺谷亭決
單縣至十三年而廟道口淤役丁夫士四萬三千九

百人潛之四閘月始成而河忽由趙皮寨向亳渦奔
河口而谷亭之流遂絕秋冬忽復決河南夏邑開數
口東北流經蕭縣入徐下二洪而趙皮寨之決俄塞
嗣是歲有決溢而所由無常迨季年而請錫徐邳之
間漂城郭人民爲菑也劇甚決而南鳳陽泗州迫
皇祖陵地接歸德虞城適河汴下流之衝爲天下根
本抑而北會通漕渠又天下咽喉引而東則淮河交
注宿遷清河猥受其下流爲墊溢無極至四十五年
河塞新集而南流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徙不可

漕于是都御史朱衡以工部尚書屬治河。衡躬相度訪應期。故迹因疏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幸今河直秦溝。可因其勢而利導之。開新河以漕。而廷議以爲河湍澤以秦溝。兼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卽溢而東。又抵極而反於西南。是以沛與魚臺爲壑也。幸故道減未久。空可漕而從上原。開支河以殺水。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下覆議於是。衡復上議言。河固悍難暴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之所爲。卽出徐州南而二洪益壯。亟爲

敗今幸出秦溝直境山南五里所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有束隘而河流得益駛疾此爲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卽夏秋水猥盛極反亦不能出新河西堤外而昭陽湖受之水得游蕩休焉獨何言爲壑也今欲開支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湧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剝作深廣難卽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滅未久稱易淤者亦以盡淤先臣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且河之所舍誰能強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今決河深川之文而增卑培薄事

西堤以固魚沛便於是新河就而西堤亦成隆慶
二年總河翁大立言新河勝舊河者其利有五地形
稍仰、黃河難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
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
便利不煩牽挽五也、夫漕河因資泉水而地形東高
西下、非有湖爲之積滯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槪非
有湖爲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
禮之計畫、蓋殫悉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黃流
逆奔、則以昭陽湖爲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

陽湖爲瀦蓄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堤始無虞室大興人卒由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于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又引昭陽沿鴻溝以出晉城其湖地逃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于此者從之明年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於塞三十餘里決方許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實應湖堤往往崩潰山東莒州郟城諸處皆溢從直河入邳州溺死人民無算大立乃繪圖以獻且言權宏之計

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加河以避洪
廷議爲自往者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近
日改成新河而豐沛之害平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
勝也今旣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可
就惟築決口如曩時房村方畧則故道空可通至如
加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疏鑿費亦
自省于是復以衝往蒞之衝言自景泰間奪河爲
漕而今徐邳之漕河卽黃河也往河趨濟博則決曹
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關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鷄

岡口下亳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新河雖築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宐將議者開加口之說下廷臣詳議報可萬曆初河決崔鎮奪淮入海淮水不敵遂決高家堰于是河淮分決流沙淤溢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陽諸郡悉爲巨浸議者洵洵爲諸決口當毋塞開支河以殺水而主濬海口以通之督漕右都御史潘季馴行相視議以爲海口固潮汐之所從往來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卽以濬海也然河未易

以人力導。惟善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坊卽以導河也。令河決上流固。空䟽令下流決也。欲疾赴海而害祛。豈必䟽哉。復岐分之。卽水力益弱。空入海之滋不利也。於是申平江伯故畫築壘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是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內衝閘而獨漕也。嚴五壩起。閉獨以待漕艘。鮮船如法。故官民船並盤壩。禁於閘者。於是自徐抵淮。亘六百餘里。皆畚植土膠泥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如長山來峙。以

東水諸縷堤迫河者卑屨築兩崖地窪下者各增築
原堤短蹙防護未周者連接築培薄增高譬重門以
待暴增續以禦寒卽有異常泛溢之水縷隄不支至
遙隄而極隄蓄豬者寬勢固不能潰而出也於是淮
必趨清口會大河入於海海口不濬而深通然堤堰
雖堅而疏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清口日淤泗陵
水患實基於此十四年河決范口十五年決祥符劉
獸醫口決蘭陽銅瓦廂決封丘原武長垣之大社集
毛家口茶城又報淤矣十六年諸決口皆已塞淤者

漸、疏、通、十、七、年、復、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
寨、至、李、景、高、口、遙、隄、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
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二、十、一、年、河、復、大、爲、患、決、汝、
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決、邳、州、宿、遷、高、郵、泛、漲、泗、
州、幾、成、魚、鱉、之、鄉、
祖、陵、松、栢、槁、於、水、者、過、牛、廵、按、
御、史、牛、應、元、上、其、狀、
神、宗、赫、怒、易、河、臣、遣、科、臣、

荒、度、之、迄、冬、水、涸、時、河、臣、力、主、分、黃、開、桃、源、縣、之、黃、
家、壩、三、十、里、下、五、巷、口、入、海、漕、臣、褚、鈇、按、臣、牛、應、元、
議、廣、疏、入、海、之、途、盡、開、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上、開、

周蒙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浮固無事過為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

取十萬金錢枉置烏有矣未幾晉大司空假手伏

事者挑三山台趙家園旋即告阻而徐邈之流幾斷

致屢易河臣終以大心效順而河雖薦小警無大變

云嘗試考之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戒河源

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微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

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徑渭濟相表裏為北

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微達華陽與地絡相

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淮漢相表裏
爲南河頤江在中國右爲陰性深廣而泗潯故江永
漢廣兼滙澤湖湘之漭而善容雖碁險不爲敗河在
中國左陽而性勁又北地土堂水泉少至行數千里
不得井故河當水落伏槽時行萬千餘里之水其河
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淺者可涉曾不
足爲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挾六七月之漲潦盡
天下西北大半之水並入河助爲勢故湍悍迅猛旁
激直瀆湯懣于平土而不可制且其自昆侖入中國

凡九千餘里而經大折者有四其初由積石而逕湟
中則鄯闕也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逆轉北而行凡
千餘里河西北岸卽爲涼沙甘肅四郡又一折也迨
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
州北面正柱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境舊
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州東北皆抵
大河自北以往直至潼關皆南河矣此又一折也其
來也旣遠其注也必怒其行也數折其歸也愈悍而
自孟津而下無高山石嶺以障之無洞庭彭蠡以蓄

之則其衝溢震蕩任性而往也。固其所哉。當時禹惟
悉此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及
孟津洛汭至于大伾而下遂灑爲二渠北則至于大
陸播爲九河趨碣石以入于海。流道旣廣其勢自平。
故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况是時阡陌
之制未興溝洫之法具在。凡中原之地無非受水之
地。凡中原之民無非治水之人。河亦安自而橫流哉。
及周定王時河徙矜磔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跡漸至
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武帝時決瓠子東

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
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故也遠乎宣房之築導河北
行二渠復禹舊蹟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于
千乘德棣之河復楛爲入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河
者是其委多而河之大有所泄力有所分而後八十
年又無水患至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
都金堤之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
二縣以迄于東漢永平使王景修築隄防自榮東至
千乘海口千餘里鑿山破砥柱溝疏壅令更相洄注

繇是至唐不爲患者千百餘年。或者遂以爲王景隄防之力是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之大。以瀉其勢。而分其力。景徒以罪丈之防。而捍之。是猶以螳臂而當大車之奔也。豈可得哉。由是言之。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可睹矣。然始猶東北以入于海。未入淮也。河之入淮。自漢徒頓丘。隋場之引汴。始宋熙寧澶淵之決。實溢觴焉。南渡之後。遂繇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殺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迄我

國朝且全入于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經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善乎宋學士濂有言曰。河流合則勢悍。分則力弱。碎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之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空浚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于故道。然後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嗚呼。是卽買諫之

上策遺意哉。雖然昔之河決其患止于河而令且移之漕矣。是昔爲四肢之患而今爲咽喉之病。故古之河患小而今之河患大也。惟資河以漕令河適北與衛河合入于海則又憂漕必隄使南而後安則漕安而河勢又愈激不可制。故古之治河者易而今之治河者難也。然則河終不可治乎。不知河之所爲衝潰四出而莫禁者。河之未有所歸也。河之未有所歸者。下流溢而無所受也。彼徒濬上流而不疏其下流。疏下流而不竟其所歸。此猶治病不循其本而徒執其

標吾未覩其效也。何者河形亢亢則難制。淮形卑卑則必害。勢固然也。而所恃以分其勢者。僅止于草澤一口。則何怪其衝潰四出而莫之禁哉。今議者非不言治下流。然自淮而止矣。以河之大且迅。而淮受之。宐其勢有弗容者。竊謂自淮以外。視其勢之所決。而可以別爲支流者。宐因而滄之。使其流既分。則勢益殺。而河當漸寧。雖捐尺寸之地。以予河。可毋惜也。然河流分矣。而海口不治。則淮必且通。且汙。而河患未可終彌。譬之人身。海猶腹也。淮猶胃也。卽有八珍之

美○止○于○胃○而○不○達○于○腹○必○且○朝○食○而○夕○病○故○治○漕○者○
當○治○之○河○而○後○運○道○不○致○于○見○奪○治○河○者○當○治○之○淮○
而○後○河○流○不○致○于○肆○溢○治○淮○者○當○治○之○海○口○而○後○河○
流○之○分○者○不○致○于○中○梗○而○有○所○歸○則○下○流○通○上○流○不○
制○而○自○平○支○流○廣○正○流○不○過○而○自○殺○庶○幾○昔○者○先○冀○
究○而○後○梁○雍○之○意○乎○然○或○者○爲○漕○固○以○汶○而○不○以○河○
河○可○使○北○而○復○于○故○道○雖○禹○之○九○河○不○可○復○考○而○千○
乘○德○棣○之○間○漢○人○指○爲○太○史○馬○頌○河○者○尚○未○泯○可○尋○
倘○可○縷○析○而○分○注○之○使○反○于○故○道○由○漢○之○千○乘○以○入○

海則將大有所泄而力有所分。非若一淮之小而扼其勢。使之橫潰爲民害也。洎河北則汶自彭城以下必微微則可以制而用之。以漕以溉無不可者。是則百年無患之長策哉。固今世之所大諱者。然則亦惟固隄埽而勤巡視。謹修買簣之三策而已矣。

孫愷陽論曰。漕河如身。然河南之蘭陽而上爲肩。山東之單縣而下爲股。夏鎮而南爲股。河決蘭陽經東長濫曹濮則橫截。張秋而肩背潰。決單縣則橫截。穀亭沾頭入之。昭陽湖而胸腹潰。

決夏鎮之蘇莊而東西鎮口遂爲河奪而股腔
潰故劉公大夏治其上法在以河避運於是舉
黃陵岡以保安平之功朱公衡治其中法在以
運避河於是開南陽河以安徐沛之流近者開
加之役稍倣南陽然南陽之役遇黃河之入沛
者歸秦溝而䟽支河殺薛沙二水之勢由斯以
談欲全泲河而朱旺口之大桃何可緩也獨是
首事之時未有不列爲必然之畫而功成之日
輒不能無意外之虞則以南虞 陵北虞運以

奔騰澎拜之勢而東齋碣百里之間主籌者見
未必盡真借筋者謀或不盡効又况中外異勢
南北異心大小異任功罪異調則豈必操畚梏
懸圭臬之或錯也學耆者祇費學醫者人費奈
何始則假學制之錦望其成終則為餅已破之甑
追其敗且工雖主於事中議或懸於局外議從
旁出者既敗可以免大罰議從獨立者雖成可
以生後毀豈不瞬納艦而談利鈍足不履槌楯
而議通塞蓋斷之於獨啓後日之衆口不若徇

之於衆昭今日之貪謀也且地聯二省議或參
商總河者欲聯爲一體而守土者或分爲二支
故議相反輒明害其成心相忌又樂觀其敗欲
釋負於此則甘心於壑鄰欲嫁禍於彼則籍詞
於築舍且上潰而下方汙堤坊之責也而或譏
之上下下淤而上方潰雖滄之責也而或譏之上
獨議之則各諉其責而偏護其短并勸之則兩
執其咎而通省其罰其成則碧曠油幕居其功
其敗則黃綬斗食當其罪監司譏之倅令薄尉

今九年
議之編丁甚之已告決而尚奏其成方告成而
旋聞其潰總之治朝冬明作之功季世半姑息
之政然則設專局以久任爲通遷以責成省議
論以寬中制之權嚴賞罰以核功罪之實烏得
泄泄乎然防軸之折了而更載軸速其折也見徑
之塞而不別啓徑益其塞也舊有膠萊之議近
有沁衛之議雖其說如建屋者之爲半料而前
人已言之而已試之宜其白瑛之說以人廢乎
文皇帝雖能海運而遠洋獨不廢且不以入北

軍而屬之南兵也。然則神謨聖慮未嘗廢
運而主計者又烏得不遠慮也。

張雨若曰：自禹別九河，殷五遷，復歸於亳，以避
之。周之決者一耳。齊桓申命，不曰無曲防乎。周
制也。亦齊意也。蓋各自爲備以防之。漢武瓠子
而後，雖王延世、李尋、賈讓、王景輩爲法不同，要
歸於塞而堤之。唐亦決者數矣。治法無聞焉。尋
置河口轉塲，蓋因其勢而委之。宋決已甚。司馬
光導使東流。王安石又欲收兩河之利。而呂大

防文彥博亦思憑河以爲阻故與之角而爭之
至元則引河爲漕而用之矣夫三代而上禹功
懋矣乃殷獨憊于周者非偶致也九年昏墊八
年胼胝自可保千年無事而安邑鎬洛各據上
游河在東方委諸建國小患小費不煩王朝亦
各共勢耳商之與河鄰也乃其所以困也然而
疏濬之利遠也三代而下漢費侈矣乃唐獨省
於宋者非幸成也管仲塞九爲一白圭壅水空
鄰戰國列侯務盡地力千載淹於待時崩潰

始承之物力既富、講求未精、宋都河南、恃以墜、虜北行則失天險、南行則洩王氣、東行則資灌、漑務奪地勢以就人謀、亦各其時耳、唐之不復塞也、所以不復決也、然而勞逸之形殊也、大都太上務疏、其次務委、其次務防、至於不得已而避之、而塞之、而爭之、爲無策矣、今之漕畧與元同、而今之河更與元異、合堯舜以來未有之患、而不察堯舜以來相沿之法、收勝國以後挽漕之便、而不鑒勝國以前瓦解之憂、謀事者得無

踈耶說者曰河害漕也夫借河爲漕斯漕承河
患耳黃陵岡旣築則張秋以北無河矣泃河旣
開則茶城以南無河矣軸纜百萬皆浮汶泗安
所藉而承其敵此可無議也又曰河妨陵也
夫少室以東乘高而下伏行千里頓起汶泗蓋
必有石脈焉高則氣浮下則氣沉卽有衝決如
汗液之布於膚外而况木之所聚卽氣之所鍾
又形家秘說也祖龍鬱盤雄視淮泗何至而
過慮哉此可無議也又曰今田滄瀛之間可得

穀無筭。漕可省。河可治矣。夫田而穀則可。因之
廢漕則不可。東南漕輸。非止足用。亦平物力。今
一旦廢之。必舍本色。徵折色。金錢益貴。米粟益
賤。而田又不可得也。是間閭棄本業也。向者開
荒。至借市於民。以充數。而別輸其賦。一歲再歲。
客去賦亾。曰歸民矣。且田有烏鹵。民須召募。此
又可無議也。又曰海運之難。難於白蓬頭耳。今
開膠萊河。可損前患。此欲棄漕并萊河也。然漕
廢而河不害。則可。漕廢而河患如故。治河亦如

故是兩費也。而膠萊又未易開也。斷地脈犯潮
汐。傾之風濤引之。皆難預斷也。况舍二百年之
人謀。盡二百年之經費。一舉棄之。而謀其新乎。
此又可無議也。又曰。由鄭可以達河。由沁可以
達衛。衛鄭通而河不與焉。夫前此治漕。惟是不
復用河耳。一引於濟。漲秋漲矣。一引於徐。茶城
竭矣。與其通鄭。何必不徐。與其通衛。何必不濟。
迂道千里。交承其害。謝涇渭之安流。而就岐回
之狂注。不過五年。保必敗矣。非完策也。又可無

議也夫前之說二爲漕也爲陵也固爲河地
時以爲害而愚以爲不害何也若舟已移而刻
之不止後之說三皆爲漕也亦爲河也爲陵
也時以爲利而愚以爲不利何也若病少瘥而
藥之不置雖然謂漕不因河可求河不侵漕得
乎謂河不妨陵可求人藉口得乎謂河故
其來也必務分之以殺其勢其去也必務防之
以遏其衝其分也必復防之以當難返之流其
防也必復分之以消浸淫之漸河藏於不竭之

淵人疲於奔命之府於是而財力殫矣然則富
事者何可不爲變通計哉一日議分黃謂分得
其術然後防可固也禹跡以來河分南北久矣
青徐兗冀寥濶千里震蕩衝突惟力所及僅而
容之今蒙牆以東徐州以西行堤以南靈壁以
北三百里而近不勝決也不勝淤也三堤相望
歸出荒原滿目鑿雖牛無完土卽欲分疏正如
甕中蠶水耳黃陵岡不可開也所謂導沁通衛
者獨不可引黃北流使分南方之牛蘇久魚之

民乎。衡水自臨清而上。土脈堅厚。地形駛疾。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一奇也。蓋水在天地間。亦有定數。均其害則均其利。可以一二數也。一曰省工費。調疲民以治之。不若利民以委之也。挑塞以來。歲無寧日。朱旺口之役。用工二十萬。其憒下郡縣者也。持樸棗糧肩金荷錫。亦將稱是。淮徐豐單草木盡掃。樵蘇斷絕。烟火僅屬。言之可爲酸鼻。費緡八十萬。其可聞司農者也。官吏之費。道路之費。舂錘之費。椿埽之費。樁車之費。亦

將倍是河之所及。既以河嘴之河之所不及。又以治河嘴之變窟宅爲波濤者十之二。消膏血爲堤防者十之八。養由基雖善射乎。亦務息哉。竊恐其易潰決爲土崩也。苟無大害曷緩之而俟其定。一曰重責成。謂固防在人。不若人自爲防也。向者河上之役。分治而無恙。總治而愈困。豈專其責者。益其事哉。蓋分則各守其土。而人無僥倖之心。合則獨擅其成。而計伸必然之責。凡瀆河而邑者。能高其選乎。令異日皆可總河。

焉而況以數千里之地第責其防護而已分水
之後堤壩完固加以精勤不爲掣制其何難焉
一曰省議論謂空言無當不若攝歸實用也神
禹智矣而不保商殷之決堯舜聖矣而不參荒
度之謀夫大成而小敗寬之可也甲得而乙失
準之可也先利而後害修緝之可也彼皆可謂
智計士也合千萬人之謀歲月之積而欲以一
言斷之立談之間使其中道而移故慮誠不知
其解也夫分黃之議法乎疏上也工費之省法

乎委中也、責成之重、法乎防下也、上之不敢用、中之不肯用、下而用之、可以濟中之不逮、而不能盡其用、至議論滋熾、則爲道旁築室、而無一可用者矣、斯又古今之通患也、

案、泃河既避、黃河之險、又資泉湖之利、第經營之始、或因渠而濬、或就陸而穿、壑山、剗石、引泗、合沂、流爲大川、以通輓運、當
穆宗朝、都御

史翁大立、倡議開之、差勘而寢、嗣後尚書朱衡、都御史萬恭、會勘未決、至
萬曆三年、都給事

侯于趙都御史傅希摯巡漕御史劉光國勘議
費奢亦不果。迺年汶泗泛溢魚滕沛徐之郊堤
潰。運阻二十一年。總河舒應龍題准挑韓莊
中心溝鑿礮避石通彭河水道。以入黃而加口。
始開。其後二十五年。河決黃埝二洪。告涸。糧運
淺阻。總河劉東星尋韓莊故道鑿良城侯遷莊
及挑萬莊。由黃泥灣至宿遷董家溝。以試行運。
而加脉始通。至三十年。河決沛縣大堤。縣昭陽
湖穿夏鎮橫衝運道。三十二年。總河李化龍以

黃失故道、運不可恃、將尋舒劉舊績、而都水司
主事梅守相爲陳、泃河利運狀、於是題請開
泃河疏、言曰、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
三、繇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
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繇漕單
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
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繇潘家口過司家道
口、至何家堤、經待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
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

河所通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近，陵麓
有隋隄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
隄護其下，於陵無害也。第其北扼於山南，近
於淮，儻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
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
之患上及。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
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
運，然太行隄足障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
泗有接漕艘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隄，隄潰

而魚沛之間城郭夷絳路壞不直殃民亦且梗
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
北既遠於陵亦濟于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
惟是泃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
爲疑乃臣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
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
其利故河繇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
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
以過絳是以有水難也泃河開而運不借河有

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滄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
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
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泃河
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
相關也。善二運借河則河爲政。河爲政則河得
以用。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我爲政。
我爲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善
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
六十萬。卽朱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

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
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
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
極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於賠。窮民且得以養
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
黯之發倉。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
之爲害耳。運入加河而安流。逆浪蚤暮無妨。過
洪之禁可弛。荼罰之累可免。卽運軍不至以起
。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疏。

恐遂恣橫流而沼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
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不治河也。彼直爲民禦
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爲陵捍患無疑者。一徐
州天下咽喉處也。柰何一日而令其索寞荒涼。
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
害。安問重輕。且徐沼於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
重遷聞泲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泲
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泲口。必
且移之沿河上下。卽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

高土而居之。此爲曲突徙薪於徐無疑者二。故
加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又題

河自去年決蘇家莊入昭陽湖穿夏鎮以南之
溝渠壞南陽以下之運隄而魚濟一帶且震於
鄰。此其不可不治也。明矣。故臣議開加不已。復
議保隄。保隄不已。仍議分黃。蓋謂併力於隄則
隄一決而全河北勢恐至於穿漕。兼以分黃則
隄縱決而水已分。自不至於害運。蓋臣之分黃
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比新河放水旬日之

間衝刷倍於原挑分水已及下分臣計河勢已成因而塞之使全河南行則不直南陽之漕隄可治卽李家口之運道可清蓋臣之塞決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 又題向來運道必由徐邳以達鎮口河一北決曹單豐沛之間則總由昭陽湖出李家口而運苦水溢河一南決虞夏徐邳之間則總歸小河口及白洋河而運苦水涸今新河一成則自直口至夏鎮以外河三百六十里之迂途易爲內河二百六十里之捷徑

此後黃河在山東直隸其能係運道命脈者寡矣。然自朱旺口以上萬一決單則單城爲沼。決曹則曹民爲魚。下而豐沛徐邳魚陽各城數十萬生靈皆懸命於一線之隄。則隄防亦何可弛也。然此數城者直有關於民命耳。至於中州河防所關更重。又不獨在民災已者。荆隆口銅瓦廂等處皆入張秋之路也。孫家渡口野鷄岡及蒙牆寺等處皆入淮之路也。儻一不守北必壞運南且傷。陵則隄之所係豈值一城一邑之

利害已哉。防守不固，則下流雖通，上流必奪。防
守固，則上無旁溢，下必順流。柰何持議者之紛
紛也。去年水行隄北，則曰昭陽湖不能容水。水
且倒灌矣。今年分行隄南，則曰新河不能容水。
水且倒灌矣。自倒灌之議興，而築塞之事緩。卒
至事久變生，隄潰河淤。然水之取道昭陽湖而
南者自如，亦未見其倒灌也。則又何不取地勢
觀之也。臣觀自朱旺口由苑家樓杜家樓以至
小浮橋，其地在下流者，比之上流，低可三四尺。

臣向止以樹上水痕驗之耳、乃近日南北兩河水落之後、其下流皆通黃河、水面相平、乃北河水不浮舟、而南河舟行如故、則北高南下、居可知矣、夫北河非高於上流、而南河更低於北河、若水入新河、兩河分流、總使伏秋水漲、不過溢岸以行、豈能自卑而趨高、自下而返上哉、蓋卽今年下流決而上源無恙、亦自可知、又何倒灌之足患也、臣又查得水落之後、朱旺口以上河水皆離岸五六尺、卽向來伏秋水漲、溢岸而及

隄根者不過時消時長未有數日拍岸者比之
單豐行隄以一線百里爲全河之岸者原自不
同則上源之隄更爲易守抑不直此也自朱旺
口下至黃莊無南隄者五里遇漲則分流可徑
達許家口入徐矣自朱旺口上至黃堎壩東無
南隄者十五里遇漲則分流可徑達礪山城南
繇楊家樓入徐矣自黃堎壩西至王所樓無南
隄者十里遇漲則分流可徑達司家道口至浮
離橋矣故上隄誠守則河必在朱旺口上下亦

其自然之勢也。又何倒灌之足患也。故前人之治河屢矣。前人之修隄備矣。今第有相率守之耳。西自開歸東至徐邳必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縣必無不守之人在府縣掌印官必與管河佐貳同其賞罰在地方守巡道必與管河司道同其功罪庶幾人人着肩自不暇於騰口說矣。蓋其議起自夏鎮訖於直口綿亘二百六十餘里避黃河險者三百餘里其間改李家巷以避河淤開王市田家口以遠湖險中鑿郟

山以展河渠、建良城臺、莊侯遷頓、莊丁廟、萬莊、張莊、德勝等閘、以節宣水利、費僅二十萬計、而洧之運始行、總河曹時聘、復建壩、遏沙、修堤、渡、緯、置郵驛、設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而洧爲坦途、總河劉忠復慮其易淤、議以每歲三月開洧、以行運、九月閉之、以修濬、閭呂壩、令回空、繇黃、於是洧黃並用、云議洧之初、度費以百五十萬計、李公用二十萬而役竣、自三十三年三月放水、行漕、嗣今四百萬軍、得以避險、就夷、厥功爲竣。

云至四十年復議新開駱馬湖舊修歸仁堤疏
曰糧道係國家命脉黃河係糧運咽喉去歲
運事之遲黃河之溜居一焉則今歲速運之計
治溜宜先惟是黃河性悍洶湍怒濤澎湃而來
濬築難施昔呂梁之險百計料理而危如故獨
泃河一開運艘避洪入直大稱利便則舍改濬
似別無治溜之法矧往年各運入直盡六月爲
期而近來運船輻輳之時正伏秋水漲之日前
歲有劉口直口二大溜去秋復有磨兒莊等大

溜不減徐呂二洪。萬曆四十六年前任淮徐道高副使議於劉口以東董家溝疏河行運業蒙部院允詳行間旋以狼矢溝築塞河歸故道。彼時運艘入直俱在伏秋前洶溜猶平遂爾中止。今歲糧運入直未必如期而細閱河形從馬頰口至駱馬湖口共五十里中有河形可因者二十里壅塞宜濬者三十里於中擇出流沙之處如張登莊等處量議挑河卽以挑河之土築堤免議堤工是寓築於濬也。又探得土厚之所

如張滔莊等處則議築堤卽令河內取土壘築不議挑費是寓濬於築也河形之曲者改直遠者改近淤者改深緯道各隨地形務使高低一律又自馬頰口西長八十丈濬通直河應挑深廣其上下兩頭河身應築壩長二十丈以免沙侵壩而築堤長八十丈以防直河漲漫亦以挑河之工而築堤壩或以本河挑濬未深天時旱潦難必爲疑竊思黃河水勢平則溜亦平水勢盛則溜亦盛如新運初到水平無溜仍係舊河

磨莊入直口如伏秋山水一發內河充盈糧艘
盡蹂新河而行庶磨莊與劉口等處七十里之
險可以遠避既省挽溜傳董之費復杜諸艘風
濤擁擠之虞卽令黃河北徙亦從劉口直口而
出不得復侵此河致有淤塞其未盡工力俟運
畢水涸物力預備再酌議大加挑濬河身之淺
者加深岸堤之薄者加厚或改自陳家溝而出
不特運艘有九十里之安瀾實以開千百年之
永利也考歸仁堤延袤三十九里而濶二丈下

甃石八九層不等、旣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
不得射泗州、衝高堰而又束睢湖二水之流、并
入於黃、以益助其湍激、刷沙之勢、立法每年三
月撥洪夫二百名、協同本堤夫、內外幫修、且連
建十舖、各貯椿、柴、埽料、其中、以備不時之需、間
橐籥則係小河口之通塞、通則睢水徑入於黃、
河而可使堤脚之水減半、問籬籬則在耿車時、
兒灘一帶之子堤、子堤固則睢水不漫入於埽、
于等湖而可使小河之口常通、故上自高阜下

至時難俱議接築長堤歲加修守修此堤卽所以修歸仁堤也且河日常通卽靈睢宿遷三縣之積水亦皆有所洩斥洩旣成腴地民舟亦避險湖是前人之爲 祖陵民生計如此其周且遠也而今誰復有修明之者卽十鋪亦漸就頽頽管河官徃徃營差曠職可嘆矣臣敢拈出以告後人俾知歸仁堤關係綦重不可不責成官夫整理舖舍運貯埽料歲歲加幫真土事事紹明前烈云爾若夫今日新開駱湖第以終加河

一段未竟之功耳。看得新河之功。舊年宿遷縣

詳議照泃河一律估用錢糧四萬六千有奇。職

念時日已迫。全功難竟。酌量濟新疏舊。爲伏秋

避溜之着。幸黃水早發。山水接濟。而通漕糧船

盡繇本河而進。然此實望外之幸。而河身尚未

深通。堤岸尚未堅厚。較之泃河。猶未合式。且黃

河善徙滄桑。難定。謹始慮終。宜圖長策。幸今運

事已畢。議大加挑築。以爲全漕永利。一勞永逸

之計。實不敢苟且。因仍貽後日。以未了之局耳。

一復屢奉憲牌議開陳溝十里河道以收完功該
縣連上段河功總估銀六萬九千餘金職週旋
踏勘審時度勢計前慮後於前估銀數減三分
存一亦以始創之費甚省而今增數培恐啟疑
訝況此時錢糧措處甚難以淮徐之民凋敝已
極夫役難堪多派但漕糧關軍國命脉而新
河實運道咽喉欲持一味之節儉恐悞今歲之
重運故計費務求其省計功務求其全苦心酌
議減估銀二萬三千六千餘兩以陳溝十里河

工濬淺疏淤計費五千四百一十四兩四錢湖
心堤工廂埽并各壩座料物亦二千一百九十
六兩零六分至五十七里濬淺築堤之用僅一
萬五千四百五十兩零九錢六分猶然以濬寓
築湖心堤岸尚怛怛懼難砥柱中流惟恐以冒
濫滋嫌故不得不爾時淮海道宋統殷議曰看
得董家溝陳家溝二口之議較計難易迂直總
不如駱馬湖爲便蓋以此處在水發重運時原
可行舟歷年往來目擊非臆說也今第於中開

築有絳道、直接泃河、則可避磨莊、劉口二處大險溜。此亦數十年便計。或久之、黃河遷徙、始不可知耳。此駱馬湖之工、無容易者。至議動錢糧、不論歲修行、夫咸係河道之銀、總可通融動用。第銀無虛冒、工有實在、又何分歲修與夫銀哉。總之、此工爲必不得已之役、以任事則有人、以錢糧則有項、非若青田雙溝塞決大工、動大聚費多料、俾淮徐州縣稱艱道苦無已時也。至其餘河道尚有可得而言者、淮徐大利害第一、以

皇陵爲主而漕運次之。每年伏秋水漲，地方各官無不經魂喪膽。日惟潰決是虞。自四十四年，狼矢溝塞後，患遂移之西南兩岸。無歲不決，旋塞旋決。歸仁一堤岌岌不保，剝膚之憂。孰大乎？是去歲河決呂梁黃流東注，則雙溝一帶悉爲平陸。今若干羊山橫築一堤，則郭家嘴魁山諸險可以無防。而河西堤岸上自三山下至呂梁，不過三十餘里，間估加厚，聽河繇黑山口東注，從馬家淺出口，其餘支流悉行堵塞，俾河流

歸一自成安瀾如此則歸仁亦可以輟防而
陵寢無震驚之虞矣下之而邳州之郭灣千係
州城此就歲修中實實修築可以免患其下卽
爲直口磨莊等險有見在駱馬湖之修無容論
矣而下之則自桃源以至清河尚可無虞惟至
清口則爲黃淮交匯之所是漕運通塞之大關
頭也查通濟一閘外受淮二水之入而淮弱黃
強每年水漲正重運經行之時淮既不能敵黃
而黃水每挾沙而入以運船則難於登天殆水

落時而運河頓淤淺不通舟矣去歲雖大加挑
濬目前儘可無患然年來糧運日遲一日既不
能復伍月閉壩之舊則重運所出卽黃沙所入
一二年後其能免於淤淺乎此必然之勢而又
非區區人工所能勝者自非速會漕運諸衙門
一 大加調劑力復五月閉壩之 祖制恐將來憂
方大耳自此以下二百餘里河入海矣此二百
餘里內惟南岸有堤顧歷年防之而不決北岸
無堤無所事防却無甚害則以河身日高而有

堤者一決卽成建瓴無堤平地與河並高無處可決耳此亦天地平陂之大勢而非一時可定一方可槩者也總而言之淮徐河道情形槩可想見惟是黃河之爲河也從無十年不變之局目今四十三年三山決口而後狼矢決雙溝決青田決黃鋪雙溝再決皆係全河之勢所用料工庇材皆此沿河數州縣百姓耳年年大工錢糧措處旣艱而所估料價皆係一定其實民間貲費數倍無論買難卽裝運一節苦不可言如

去歲安清桃邳宿五處所需船脚所運料數費
盡心力至今猶未結未清而他可知及今河流
東注縷堤不遠似宜大加保固預爲修防務使
萬分有備此沿河數百萬生靈實皆賴之